

新陣

縱橫前後方



1944

沙汀等著

茅盾主編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文陣新輯之三
縱橫前後方

等	茹	郁	、	汀	沙	者	著
盾				茅		編	主
社		陣		文		者	版出
店	書	大	各			處	售經

每冊定價國幣四十五元
· 外埠另加郵運費 ·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
(初版一〇〇一至一〇〇三冊)

文陣新輯

第一輯「去國」要目

報施	茅盾
去國	謝挺宇
雁字：人	木雪
過梁	馬加
他	林秀清譯
兩逃犯	徐遲譯
烏克蘭木屋裏發生的事	王元譯

第二輯「哈羅爾德的旅行及其

他」要目

哈羅爾德的旅行（拜倫作）	袁水拍譯
阿多拉斯（雪萊作）	方然譯
雪萊詩鈔（七首）	袁水拍譯
哀弗立昂（歌德作）	馮至譯
山歌（海涅作）	李嘉譯
萊蒙托夫詩鈔	戈寶權譯
窮人們（凡爾哈倫作）	艾青譯

目次

封鎖線前後.....	沙汀（一）
歧路.....	郁茹（二七）
一天的工作.....	黃賢俊（六三）
喜事.....	柳青（九四）
上尉什哈伏隆科夫（蘇聯 V · 考茲夫尼可夫作）.....	茅盾譯（一〇七）
牆（法 · 沙特耳作）.....	荒蕪譯（一三一）

封鎖線前後

沙汀

(一)

這才叫做不幸而言中，情況果然發展到了最壞的境地。

友軍的行動，實際是為敵人所發覺了。他們確切判斷一支部隊企圖過路西去，於是立刻設法阻擾，派遣了三隊人沿着保定定州之間的地區游擊。

這三路兵力並不很多，因為他們的目的只在阻擾。一路由定州出發，一路是靈都，一路來自那個離青坡七里地的車站。經常埋伏路口的敵人，便是從那裏來的。他們共同的趨向是北嚴家塢，那個往來的部隊必需停留的有名的站口。

這個惡毒的騷擾一直進行了五天。那友軍向安國方面躲閃開了，余明一隊人則在疲勞的繞着圈子，無稍停歇的進行着那種迷藏式的奇異行軍。

其間變化最大的是左嘉。他那早已渾圓起來的面孔是消瘦了，感情上時常經歷着急遽而又複雜的變化。那在在使他擔心的是情況的無常。他曾經安慰自己，強使自己承認目前的處境並不比已往幾個月中的經歷嚴重，因而他該鎮靜下來。

然而，當一念到那渺不足道的實力，他的擔心又抬頭了。還有那隊長，他是無論如何不能和那個指揮若定的馬

販子比的。當從強埠出發，他對他的信賴便降低了。而情況愈壞他的信賴也就愈加淡薄，彷彿一切的麻煩都該斷手臂的負責任。

他的處境確也相當狼狽。他好容易藉那木匠的幫助騎上了馬，但他一直到了村外沒有發現列子。他們已經被黑夜所吞沒了。他停下來，盡量縮小着他的瞳孔。

「搞他媽的鬼啊！」他嘟囔着。「龐得山同志？」他又壓低嗓音呼喚。

他又大着膽前進了；一面考慮着是否去找隊長妥當一些，……

「一場糊塗！」他罵罵着，他不能有所決定。

然而，一個騎者向他馳過來了。

「左嘉同志麼？」隊附欣幸的問。

「今晚太黑了。……」

他丟了心，十分平穩的通過兩個村落。於是他想雖然沒有過成鐵道，却也萬幸沒有發生岔子。然而，出乎意外，列子停住了。因為前面撞來幾個直角出來的老鄉，隊附正在盤問他們。而從那短促的語調和這黑夜，他預感到不大吉利。

「看還有甚麼鬼等着吧，」他要氣的思想。

「敵人把直角佔了，」一陣低語傳播開來。

「大家歇一歇吧，」隊附在發命令，「不準吸紙煙啦！」

他得等候隊長來作決定。而那個殘廢易怒的幹部，終於急駛着趕來了。

「你們怎麼停下來啊？……」

當被隊伍叫住的時候，他很突異：

「敵人恐怕還要釘上來呢！……」
隊附立刻走近他去。

「喂！……甚麼時候？……搞它媽條鬼啊！……」

隊長匆忙的跳下馬來；他要來一支電筒，和隊附蹲在土埂邊翻檢地圖去了。最後，他們決定挪回剛才出發不久的
那個村子，然後向南轉移。這是一個沒有停歇的行軍，左嘉覺得它將永無止境！……

其後幾天的情形也不鬆和。一到白天他們不能不掩伏在一處村子裏嘗試敵人的試探轟擊。若果一有驚擾，或者暴露了目標，他們也就完了。一次傍晚被逼着放棄了剛剛煮好，算是那一天唯一的餐食而催促轉移。如是度着露宿的生活，而且眼睛睜望見敵人拖着影子從大道上通過。

在那露營的晚上，左嘉忽然覺得自己的頭髮在這一夜就變白了。這自然只是一個飄然而來的想念，然而這却加深了他對隊長的不滿，因此，在翌日小組長會議席上，他忍不住提出種種凡是他所想到的質問。……
他想在每一次的轉移上找尋隊長的錯誤，但他都失敗了。余明的答復並不缺乏理由。而到了最後，他的態度更確項了。似乎已經失掉了理性。

「總之，」他固執的說，「不管怎樣，昨晚露那一夜太冤枉了！……」

隊長閉着嘴沒有答復。他早就要發作了，但他又忍加深了誤會。

「同志，」余明無可如何的笑了，「像上次掩伏在村子裏不省事麼？」
「你弄清楚，那一次是大白天啊！」
停，他又加上一句。

「正惟其是夜裏才更不該走！」

「恰恰相反，夜裏又不容易暴露目標，我們爲什麼要多犯一分險呢？」

「我看這樣，」隊附努力排解，「以後決定甚麼大家多商量一下好了！……」

「那也要看情形！」余明想，桀傲的揚揚眉毛。

「我就要求這點，」左嘉對自己說。「我們爲甚麼要由他幹呢？……」

因爲彼此都無公開表示，這場幾乎釀成嚴重衝突的辯論，便結束了。

然而，這被結束的是辯論，並非誤會。因此，以後碰見商量甚麼，或者決定甚麼的時候，隊長總要特別冷冷的加問一句，「有意見就早發表啊？」或者，「左嘉同志有甚麼意見沒有？」而那一個也就侈侈的發起話來。

「我爲什麼要讓你牽起走呢？」他想：「我又不是一隻綿羊！」

於是，就在這種互相賭氣之下，左嘉變平穩了。澈底修正了他那隨遇而安的灰色態度。嘴巴既然硬過，他總不能做得太乏。他對職務重又熱心起來。

到了第五天上，因爲情況已經鬆緩，因爲追蹣者已經退回老巢喘息去了，他的心情也就更加堅實起來。而且，這個日常每以態度嚴肅自誇的智識份子，忽然變得很輕鬆了。這是由於幾日來的熬練，或者，由於一下脫離了險境所帶來的新的變化，他沒有考慮過，但是他的喜歡曉舌却是事實。

這天早上，當隊長在全體會議上總結了幾日來的經歷，並把敵情的鬆緩作完報告以後，大家都覺得了却了一樁繁雜的任務，很欣幸了。但某些人却也忽然一下感到了疲乏，可怖，有如剛才擺脫了一場嚇人的惡夢。他們慢慢分散開了。

在歸途中，那個健康樂觀的老回教徒忽然嘆了口氣。

「哎呀，」他苦笑着，「這幾天頭都給轉昏了！」

「這有什麼抱怨的呢？」左嘉開心來：「老太爺，這樣好玩的事，你以後出錢也買不到呢！只有隊長太值不得，」他假裝嘆了口氣：「你看他發了好多脾氣吧！又是吵，又是鬧的。再不休息恐怕他要張開口咬人了！」

他冷冷的快意的一笑；雖然以後每每記起他就感到一點內疚。

但他也並不完全丟心落意。回到宿營地舒舒服服睡了一覺，他才即悟出這並不是一件事情的完成，僅僅是告一段落；此後如何，那就很難講了。

於是他又痛定思痛的詳細回憶一遍幾天來的經歷。

「萬一又再出岔子呢？」他想。「這是無論如何料不到的」，他大聲的說。

他的睡意已經消失，他的懸心又開始了。最後，他得了一個回憶。

昨天下午他碰見幾個路西來的榮譽軍人。他們洒洒落落的走着，一面哼唱着「紅櫻槍」。於是有人走出列子，和他們攀談起來。叩問着他們怎樣過鐵道的。

「沒有甚麼，」一個被創傷扯歪臉的回答，「穿套便衣就過來了。」

「碰到盤問呢？」

「我們沒有碰見呢。有老鄉引路啦！白天鬼子又不在了。」

這段談話很打動了他。

「到了不得已的時候，我們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做呢？」他自問着。「總之」他又退一步想，「這樣等下去是不成的！」他忽然記起全體會議時隊長那付安神的神氣，「像還在打算休息幾天呢！」他嘲弄着余明。

他從坑上跳下來了。他戴着眼鏡，準備去找隊附建議。

(11)

那個面色紅潤，個子很矮，做過多年小學教師的區長微笑着搖一搖頭。

「你不能這樣說！」他決然的說了。「我的消息不會錯的；等不到一禮拜掃蕩就要來了。把前幾天的情形估計的太嚴重你會犯錯誤的！……」

「我懂得的！」隊長承認着：「我只是說掃蕩不會就來。」

「可是已經有徵候了！」區長得意的笑了兩聲。不會就來？——

「好吧，」隊長勉強滿足了他，「山杉回北平沒有呢？」他把話題挪開。

「這兩天不在石家莊。不然，鐵道也許沒有這麼緊了。」

「搞它媽條鬼啊！……」

隊長嘟囔着，鎖住眉頭沉思起來，而他隨即滿懷期望的盯向來客。

「一支隊完全開走了嗎？」他重又問着他們自己的部隊。

「全開走了，」區長微笑着，彷彿他在講着一件趣事！「恐怕不會就回來吧。路西的騎兵營聞或也來，不過這

是靠不準的。有時長久不見影子！」

「那就只有自己打主意了！」隊長嘆息着。

左嘉興會意地走了進來。他的腳一跨進屋子，他的話語便已到了喉頭；急想說出他所準備好了的重大的建

議。但一發覺那個商人模樣的區長，他嚥住了。

他感到拘束。他打量着那生客人，一面又向余明窺探。

「你坐吧，」隊長於是說了，「這位同志是這裏的區長。」

小組長忽然發覺一樁意外的喜事似的笑了起來。

「同志，」他熱情的問着區長，「你們該收到有甚麼情報啦？」

「怎麼沒有？」余明扳起臉搶着回答，「敵人在準備掃蕩了！山杉還在石家莊閱兵；我們自己的部隊連影子也

看不到；都在別的地方打仗。……一點辦法沒有……」

左嘉興早已從尚未坐熱的炕上站起來了。並且已經走向隊長。

「這怎麼辦呢？」他傍着他在方桌邊坐了下去。「現在就是在商量怎麼辦呢！……」

隊長覺得他的這問直是廢話，完全沒有用處。

「同志，」他立刻把廢話向區長，「走新樂那邊怎麼樣呢？」

「恐怕也麻煩吧。首先你要跟安國無極繞個圈子，難！」

「我看這樣好麼……」

左嘉認為已經到了提出他的意見的時候。因為情形既然不久就會加緊，希望路口一兩天鬆懈下來又不可能，向本軍求援自然更困難了。於是，那唯一擺在面前的安全辦法也就只有化裝偷渡一途。

「我看這樣好吧，」噉噉噉，他又重複的說，「率性化裝通過好了！」

「這個辦法倒值得注意呢，」區長贊成着。「好在你們人數又不很多。」

「一次走十多個行吧。」

「行。就是找衣服難一點，不過也有辦法。」「行李呢？」

「更加容易，你人沒走到，東西就送到了。」「我這個頭髮不是也要剪麼？……」

左嘉摸着他的西式頭笑起來，彷彿自己已經變成一個十足土氣的老鄉。

「還有這付眼鏡」他加上說。

「你近視得很厲害麼？」

「取了簡直就看不見！」

「唉……」

正在談得高興的區長嘆了一口氣；而在同時，隊長一下捧起來了。

「快收檢起啊！」他大叫着：「萬一出了岔那才連話也不好回呢！」



「你這個眼睛確有問題，」區長搭訕的搖搖頭說，「果有左嘉沒有張聲。他苦笑着，奇怪自己爲甚麼忽略了這樣切身的問題。」

「你聽他的口音也不行啦，」隊長接着叫囂，「一開口就會出鬼！……」

「好了吧！」左嘉終於窘迫的說，「這件事不談了吧！」

「那才會羞死人呢！好像捉鷄捉鴨就叫敵人提起回去了！……」

龐得山平穩和善的面孔忽然出現在門框里面。

「怎麼樣呢？」余明立刻注意向他。

「沒有辦法！」隊附苦笑着說。

他是才從強埠偵察轉來的，他把馬鞭掛向牆壁上去。

「簡直每天夜裏都在守了，」他簡捷的加着說明。

「去它媽的，」隊長咆哮了，「率性強迫通過吧！」「這倒也是個辦法！」

好脾氣的區長萬事都很贊成，他隨又舉出例子證明它值得考慮。

「可是，」他又覺着厭悶，「你們的武力怎樣呢？」「長長短短看有二十條槍吧，」左嘉的回答異常頹喪。

「甚麼！」隊長厲聲大叫，「二個手溜彈還要跟他搞一場呢！」

「可是，同志，你要知道好多人沒有經過戰鬥啊！」龐得山提醒着他。

「我知道！……不然也不會這麼頭痛了！……我倒去它媽的！」

隊長重又在咆哮了。於是他就逼近龐得山去，向他殘酷地重複了一遍區長曾經提出的消息，掃蕩快開始了；山

杉還在石家莊閱兵，「一支隊挪到高陽作戰去了！……」

「……」

「……」

「……」

「你說另外找路綫吧，」他接着說，「時間上也有問題，……」

「……」

或者乃是慚愧於自己的愛莫能助，區長啞一啞嘴，站起來了。

「好吧，同志，」他打斷他，「你們自己慢慢商量看吧！」

……

「只是耽擱你太久了，」隊長伸出獨臂和他握別。

「沒有甚麼。都是一家人啦……」

當隊長送客出去的時候，左嘉立刻挨近龐得山去。

……

「你要發生一點作用才對呢，」他懸心的緊皺着那個依舊那麼平靜的隊附，壓低嗓音，又像懇求又像告密的說；「完全靠他不妥當啊！只曉得發脾氣……」

「他是這樣搞慣了的，」隊附安心的說，「你不要介意。比如吧……」

「我不會介意，」小組長急急解釋：「不過鬧一陣鬧不出辦法來啦！……」

他忽然住了嘴，而且改變了表情。因為隊長走轉來了。

他顯得有點忸怩，彷彿自己作了一件不大光明的舉動。然而，隊長並不覺得他在講他的壞話；，他皺蹙着臉，沉思着，誰也不加理會的一直望着坑邊走去。

余明似乎被他的責任所壓倒了。他坐在坑沿，有如一個衰憊的老人。

「我看你大膽點吧，」他像剛從一個深遠的林子裡轉來似的，望向左嘉，臉上掠過一絲笑意；「同志，」那笑意更蔥蘢了，「強迫通過不一定會碰響呢。」

「不，不，不！與其那樣犯險我倒甯肯轉去！」

「那就不好搞了，」隊長嘆息着輸了下去。

「其實我真不懂，為什麼定要走大道上過呢？隨便找條路過去了就再講……」

「像你這樣說又簡單了，」隊附好意地笑着；「你要找個立腳點啦！……」

「暫時不談了吧！……」

隊長不大耐煩地翻身起來。

「談也沒有用的，」他又緊跟着說，「讓我明天再去跑一趟吧！……」

彷彿急想擺脫甚麼似的，他匆忙的解着皮帶，準備好好睡它一覺。

(三)

隊長已經理好那匹汗水剛剛乾透的小種紅馬的佩帶，只等把腳套進踏鐙，就要騎上去了。但他停下來，帶點憂悶神氣，他又掉頭問那站在門口的木匠。

本是一個頗有決斷的人，但他感到了猶豫。他輕輕嘆了口氣。

「同志，剛才談的認真靠得準麼？」他又慎重的問。

「沒有錯的！每天都是這樣，天一亮就走了。火車要吃早飯才過……」

「就是對鐵甲車沒有把握，」隊長攔住他。

「鬼東西有時候一兩天看不見影子，有時候一天幾趟；不過……」

「只要它早上不來就對勁了，」隊長祈求的說。「多半都在夜裏過啊。……」

他們重新作別。余明跳上馬，走出村。去了。

經過極端審慎的推敲，事情大體已經算決定了。但他還是不很釋然。已往那種勇往直進的氣魄似已和他告別。想起以前親身經歷的困境，以及那些大膽的行動，他略略覺得有點喪氣。他嘆息了。

他由着馬緩緩前進，正是當頂的太陽烘暖着他，已經使他感到一點睡意了。野鴨之羣振着翅羽，向着蔚藍的晴

空奮飛上去。但也許力量太微末了，或者是在賣弄豐姿，翻翻身，眩耀一下銀色的腹部，便又紛紛墮下，作着迴旋的低飛。夾道的白楊蕭蕭咽語，似乎在指明着這里確曾有過一個和平安樂的時代。

雜在田間的馬荏在放花了。偶爾可以看見幾株盛開的桃樹，枯黑的野椿樹的稚葉已經轉成深綠。一個昂頭闊步的黑驢，拖着一架空無所有的糞車走過來了。

隊長從隆隆車中清醒轉來，他趕緊把馬勒向田埂邊去。

「老鄉，」他隨口問着那個小老頭子，「鬼子前幾天到過這一路吧？」

「同志呢，我們村子上已經找不出一個貞潔婦了！……得，得，得，——……」

隊長繃繃眉尖，於是就在那寂寞的吐馬聲中轉向大道上去。他陷在啼笑皆非的心情里面。而且，那點已經丟沒了的，由於過份審慎而來的遲疑，又開始炙着他了。他想起種種新的情報，想起他那名符其實的雜牌隊伍，以及那個勢在必行的計劃和它可能發生的後果。

「去它媽的，」他終於嚷叫起來，「等到了家再慢慢想吧！……」

他憤憤的向那馬的臀部鞭了幾下，那個矯健的畜上奔跑開了。

他挺着身子，緊閉着嘴，鼻孔作着深長的呼吸。在北方，在這莽莽平野上面，只有一轡任意馳騁才會體味出它的廣袤浩瀚，而且使你嘗到那種勇往直前的歡欣……

當臨近宿營地的時候，他把佩帶一勒，然後再放鬆它。那馬緩下來了。

「傢伙今天可跑夠了，」他愛撫的摸摸那個流汗的頸額。

一架從他身邊劃過的腳踏車忽在馬後停了下來。

「同志，我才去找你呢！……」

隊長把馬勒轉頭去。

「喝！」他驚喜交集的望那扎起長衫來的區長叫了一聲。

「我是順便來告訴你一個消息的：前幾天鬧岔子的那個隊伍又轉來了！」

「他們打算怎樣呢？」隊長愁心的問。

「在安國吃了一頓敗仗，他們打算走老路子……」

「搞它媽的鬼啊！」

「……他們在北嚴家塢，休息兩天就要走了。……」

「那還好！」

「所以我來告訴你們，要就走就趕快呢！」

那個商人模樣的官員已經翻身上車，車輪是在滾動着了。

「真得見鬼！」他又忽然憤憤的叫着，「整個嚴家塢都鬧翻了！」

他從已經滾快起來的車子上回過頭來叫了一聲「再見」，於是飛馳而去。

「沒有甚麼再商量的……」

望着那個急遽地逝去的身影，隊長把他這天的經歷概括成一個單純的概念：

「也格外找不出辦法來了……」

他撥轉馬頭，十分堅定的朝着村子前進。

正和那場馳騁那麼有效一樣，區長的談話，已經把他心里殘存的疑慮剷除盡了。而且他是同樣發得了那種勇往

邁進的氣概，預感到了前途的順利。

到了宿營地，把那汗漿已經略乾的紅馬寄在門外，他就走進院子里去。晒場上的食糧已收好了，幾隻「九斤黃」正在啄食着殘餘的顆粒。而在台階面前，一隻色情的雄雞則在圍着一隻小母雞繞着圈子；拖着翅膀，歪歪斜斜

像個醉漢。

帶點孩子心情，隊長笑罵着抽了那流氓一下，於是穩靜的跨向台階上去。而在同時，隊附走出來了。他正悶悶着，當一聽見余明的口音，他就立刻出來接他，區長的訪問已使他不復有平靜了。他在門檻邊停下來，像要阻止着他前進。

他閉緊着嘴，臉上顯出一點近於惶惑的苦笑。

「真糟糕！」他啞響着嘴，他嘆息了，「那夥傢伙又轉來了呢！」

「轉嗎轉來它的。」

「轉來它的？」隊附驚異着他的意外的平靜，「我們要搞快呢！……」

「我碰見區長了，」隊長說明着，「走進去談啦！」

一進屋子，余明便把手里的馬鞭向着炕頭一擲。

「我們明天早上通過。」他簡捷的說。

「你拿得穩麼？」

「拿不穩也要拿穩！……」

他決然的坐向炕沿，他的意見似乎沒有反駁的餘地。

「格外也找不出好辦法了。」他又聲着臉加上一句。

龐得山好一會沒有張聲。

「我就就心非戰鬥員太多了啊，」他沈吟着，「多少人恐怕也不贊成。……」

「不生關係，我們事先不要宣佈好了。……」

然而，隊長出口氣雖則依舊那麼堅定，由於隊附的提示，他又忽然記起了司令官的嚴重的囑咐：「只有一句